

相声艺术的津派范式

天津曾是九国租界、水陆码头，西式文化的狡黠与漕运文化的豪爽，造就了津派相声的市井智慧。

●“津味”之一：语言层面的深度锻造

天津方言的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结构为相声表演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韵律。马三立的“逗你玩”三个字之所以能够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，正在于其完美利用了天津话的语言特质，其中“玩”字的儿化音处理既保留了天津方言的泥土气息，又创造了微妙的心理距离，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产生喜剧张力。天津的相声演员对方言的运用绝非简单复制日常生活语言，而是进行了精心的美学提纯。他们在表演中运用的天津方言，比现实中的天津话更夸张也更精致，这种语言锻造使得津派相声既保持了强烈的地方色彩，又能超越地域限制被更广泛的观众接受。

●“津味”之二：鲜明的类型化人物塑造

从马三立创造的“马大哈”到苏文茂塑造的“文哏”书生形象，这些角色构成了生动的天津市井人物谱系。他们既是个体的又是典型的，承载着天津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性格。津派相声中塑造的大多是“小人物”形象，这些小人物不是被嘲讽的对象，而是被善意调侃的邻人，演员通过他们来揭示生活的荒诞与智慧。高英培在《钓鱼》中塑造的“二他爸爸”之所以令人难忘，正因为这个形象捕捉到了天津市民性格中的精髓：爱面子又实在，虚荣又可爱，精明中透着憨厚。

●“津味”之三：生活流的叙事结构

如果说北京相声更重逻辑结构，那么津派相声则呈现出独特的生活流特质。天津的相声更多依靠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夸张再现来制造笑料，使观众在笑声中辨认出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，继而产生情感体验。这种叙事方式与天津特有的漕运文化和市民文化息息相关，天津人对奇闻轶事的兴趣远胜于抽象思辨，因此津派相声创造的是一种新型的喜剧真实感，是天津人认识自我、理解生活的一面哈哈镜。

●“津味”之四：独特的“现挂”艺术

“现挂”即在演出时即兴发挥，津派相声演员能够在保持段子基本框架的同时，根据演出环境、观众反应等变量随时注入新鲜的当下元素，使传统节目常演常新。这种表演范式的高度灵活性，反映了天津作为商业港口城市的文化基因——在多变的环境中，快速适应能力比固守程式更重要。“现挂”艺术使津派相声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，避免了艺术形式因过度程式化而僵化的危险，因此它也成了津派相声的生存策略。

戏曲艺术的在地转译

天津作为“畿辅之门户”，联系着东北、西北、华东等处，又是南运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、北运河的交汇处，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使得天津形成了多元化的观众群体，也正是这些不同层次、不同欣赏品味的观众，促成了天津戏曲的蓬勃发展。天津虽然没有产生本地的戏曲剧种，但是河北梆子和评剧的成熟、发展与兴盛，京剧的发扬光大，都与天津息息相关。这些戏曲剧种进入天津以后，与天津的语言习惯、文化传统相融合，进一步发展、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音乐、唱腔。这种转变实质上是戏曲艺术对天津漕运文化、商业环境和市民美学的主动适应。

●唱腔音韵的津味改造

早在1843年，京剧便传入了天津，从清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各个流派的京剧名家都曾到天津演出，同时，在天津成长、成名的演员，如孙菊仙、黄月山、李吉瑞等都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艺术风格。京剧在天津舞台上的南北交流，促使天津的演员、乐师在艺术上兼收并蓄。河北梆子传入天津后，在津日渐兴盛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，河北梆子演员来津搭班演出之前，都要先请直隶班的琴师吊嗓调音，经过一些改味的习练，以适应天津的语音、唱法和听众欣赏习惯的要求，最终形成了“卫梆子”。评剧源于冀东莲花落，因此评剧最先形成时的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语音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，随着天津落子馆女伶的加入，评剧在演唱中除了冀东语音，又融入了天津语音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“大口落子”风格。如今流传下来的经典唱段中仍存在着天津话的发音规律。

●坤伶崛起的艺术突破

一代宗师王瑶卿对旦行艺术的改革，促成了梅尚程荀京剧四大名旦的崛起，此后天津舞台上涌现了大批的女演员，促进了京剧的革新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河北梆子出现了第一批女演员，由此在艺术上产生了新的飞跃，河北梆子在天津愈加繁荣。评剧女艺人兴起后，使得评剧的音乐、唱腔都有了较大的发展，形成了评剧旦行（金顺）、刘（翠霞）、白（玉霜）、爱（莲君）四大流派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评剧在天津蓬勃发展，扎下了牢固的根基。女演员在天津的出现，不仅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，在声腔、表演上都实现了极大的突

独树一帜的津派演艺文化

夏冬

津派文化大家谈

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“曲艺之乡”和“戏曲大码头”，其演艺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复合性特征。它既扎根于市井烟火，承袭了燕赵文化的质朴基因，凸显出市民文化的幽默特质，又融汇了细腻委婉的江南风情与西方表演艺术的现代性元素。从茶馆里此起彼伏的相声“包袱”，到街头巷尾韵味十足的评剧、梆子；从庙会上锣鼓喧天的民俗表演，到小剧场中实验先锋、沉浸互动的现代话剧，天津始终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吸纳八方艺韵，最终淬炼出独树一帜的演艺文化。



话剧



鼓曲



相声



文
交响乐

话剧

话剧

鼓曲艺术的杂糅共生

天津拥有“曲艺之乡”的美誉，多种曲艺形式在天津呈现出杂糅共生的特点。天津时调、快板书、京韵大鼓、京东大鼓、西河大鼓、梅花大鼓、乐亭大鼓、河南坠子、单弦等，在天津这座兼容并蓄的城市里长期杂糅、交融，既有宫廷雅韵，又有市井烟火之气，成为解读天津城市性格的一把钥匙。

发源于天津本土的天津时调始终保持着其质朴的风格，它以天津方言为基础，唱腔高亢激越，节奏明快，语言通俗易懂，幽默诙谐，内容多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。而京韵大鼓由北京传入天津后，便在这片新土壤中发生了奇妙的变异。刘宝全、白云鹏、骆玉笙等大师在天津的演出实践中，为原本较为宫廷化的京韵大鼓注入了浓重的市民气息，唱词更加通俗，表演愈加自由。天津人乐观幽默的性格赋予了鼓曲艺术独特的幽默基因，而各种鼓曲艺术也在天津这块沃土中互相渗透。京韵大鼓吸收了天津时调的方言韵味，天津时调又借鉴了京韵大

鼓、梅花大鼓等的叙事技巧，单弦则以其丰富的曲牌和灵活的表演形式，为各种鼓曲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支持，快板书则贡献了其即兴发挥的表演精神。正是这种无间断的艺术对话，使天津鼓曲艺术形成了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复杂生态。

鼓曲艺术的杂糅共生状态深刻反映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。一是对多样性的包容，天津文化始终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欢迎各种文化在此落户，并给予它们自由发展的空间。二是相互渗透，不惧混搭，可新旧并存，可南北交融，可中西合璧。三是勇于创新，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敢于突破陈规，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。天津鼓曲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，正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不断生长变化的有机体，它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，随着市民趣味的变化而变化，始终与这座城市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四 中西文化的双重回响

1860年开埠后，天津九国租界的奇特格局，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。西方文化的碰撞为天津带来了两件艺术舶来品——话剧和交响乐，这两种艺术形式能够在天津

信任的力量

范丽荣

百人中始得一二人，小违节度，郭进遽杀之，诚如此，垄种健儿亦不足供矣。”我的这些亲卫是千百人中才能挑选出来一两个的勇士，稍违命令，郭进便杀之。照他这样，有多少亲卫也不够他杀的。

有了皇帝这句话，侍卫们的怒气才算平息了一些。可转过头来，太祖就专门派遣宦官私下给郭进带去口谕：“特其宿卫亲近骄倨，不禀令戮之是也。”这些人骄倨不听军令，杀得对。郭进得到如此信任，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这个在战场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不由得流下了眼泪。

又有一次，郭进手下一名军校跑到京城告状，太祖亲自接见，在听了情况后，太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他扭头对左右的人说：“所诉事多非实。盖进御下甚严，此人有过，畏惧而诬罔之耳。”这人犯了过失，惧怕惩罚，所以跑来诬陷主帅以求脱罪。太祖当即命令将诬告者押回西山，交由郭进处死。

当时正遇到北汉军队来犯，战事很紧，郭进看着那个诬

告者说：“汝敢论我，信有胆气。今舍汝罪，汝能掩杀此寇，则荐汝于朝；如败，便可往，勿复来也。”你敢上京都告我，说明你是个有胆色的人，如今可免你死罪，令你带一支部队迎敌，若能掩杀来寇，我就把你荐举给朝廷，如果战败，就不要回来了。那人喜出望外，欣然听命，果然在战场上拼死搏杀，终告大捷。

郭进没有食言，不仅免除他的罪责，还将其军功上报朝廷，请求予以晋升奖励。不料太祖不同意，说：“诬害我忠良，此才可赎死尔，赏不可得也。”郭进再次上奏，争辩说：“使臣失信，则不能用人矣。”臣要是言而无信，以后就无法用人了。太祖于是同意了郭进的请求。

在太祖一朝，郭进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，把北部边境打造得固若金汤，他也成为声名远扬的一代名将。然而他的结局并不美妙，原因也在于信任。

郭进命运的改变，缘于宋太宗继位。这位仁兄心理比较

阴暗，对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极不放心。当然他也有放心的人，于是这些人便以监军的身份出现在军队中，他们官职不高，却因为天子使臣的特殊地位，而能与将帅平起平坐，相互牵制。

来到郭进身边的是一个叫田钦祚的使臣，此人品行低劣，贪财好利，阴险狡诈，“人多恶之”。田钦祚到任后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一贯风格，不管什么战事，利用职务之便就干起了走私的勾当，连他的部下都看不过眼了，纷纷控诉到朝廷，结果只是将他贬官一级，降为团练使，监军职务依旧。这当然令郭进气愤不已，但他也拿田钦祚没办法，只能当面痛骂他一顿解解气。他的气是顺了点，田钦祚的气可就郁结起来了。这一年的三月中旬，契丹军队增援太原，郭进凭借石岭关天险，大破数万敌骑。乘郭进在前线打仗之机，田钦祚在背后打郭进的小报告，编造条目向皇帝进谗言，郭进“刚忿不能辩”“遂自经死”，上吊自杀了，年仅58岁。

郭进死后，北线的将士们无主可依，城防逐渐松弛下来。辽国抓住有利时机大举进攻北宋，宋代的衰落从这时就埋下了伏笔。同一个人，因为寄予信任的不同，而让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出现了迥异的走向。自古以来，城防真正的防御体系都在人不在城墙，而让城防坚固的从来不是锋利的刀剑，而是信任。